

新时代职普融通的教育强国战略与 评价改革赋能路径

朱德全^{1,2} 王志远¹

(1. 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 2.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 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是党的二十大作出的重要战略部署。职普融通作为党的二十大在以往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创造性新思路,对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职普融通是一个发展性概念,从“普职融通”到“职普融通”,凸显了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强调职业教育要融合普通教育,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升吸引力;从“层次”到“类型”,职普融通是同等地位下两种教育类型的等值融通;从“类型”到“理念”,职普融通要超越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上升为一种理念,以人民为中心,使职业教育在教育与生活中时时处处渗透融通。其表征指向人的发展的完整性的本质特征,开放、跨界与协同有序格局的结构特征,高质量发展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相统一的内容特征。职普融通教育强国战略的实现路径需要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赋能助力。但在现实推进过程中,职普融通仍面临观念束缚、制度瓶颈、思维局限以及评价制约的现实困境与评价痼疾,阻碍职普融通教育强国战略的价值实现。应通过文化再塑,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和吸引力;制度重构,构建职普融通的国家资历框架;思维进阶,遵从融合共生的系统思维范式;评价引领,扭转不科学评价的负向功能,推动新时代职普融通在教育强国战略中的价值实现。

关键词: 职普融通;教育强国战略;高质量发展;中国式现代化;教育评价改革

中图分类号: G7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9245(2024)02-0068-12

一、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赋能职普融通 在教育强国战略中的价值实现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教育强国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新要求、新标志和新特征^①,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16世纪以来,全球先后形成5个科学和人才中心并先后崛起成为世界强国的历史表明,教育是实现国强民富最深刻、最持久和最磅礴的力

量,强国崛起无一不体现教育兴国、科技立国、人才强国的基本逻辑,无一不是把教育视为国家的‘战略投资’和持久繁荣的根基。”^② 瞄准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近年来我国教育改革逐步确立并推行了诸多新思路和新举措,其中,职普融通作为党的二十大在以往实践基础上提出的创造性新思路,对建设教育强国意义重大^③。2023年5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建设教育强国进行第五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把

收稿日期: 2023-07-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的实现路径研究”(22JZD04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朱德全,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学部部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王志远,西南大学西南民族教育与心理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

① 陈子季、高书国:《迈向教育强国》,《中国教育报》,2017年11月23日。

② 中共教育部党组:《高标准高质量开展主题教育 奋力建设教育强国》,《求是》,2023年第10期。

③ 许建领:《职普融通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实现》,《教育研究》,2023年第6期。

推进职普融通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职普融通不仅是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而且是新时代加快实现建设教育强国战略目标的重大方略和践行路径。职普融通教育强国战略的实现路径需要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赋能助力，亟须通过教育评价的价值重构，引领其深度渗透融通。

有学者将职普融通引向基于类型教育更为宏阔的场域，指出职普融通已超越仅为高中阶段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教育之间的融通，成为各阶段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之间的渗透融通^①。职普融通既包括教育内容上的融通，又包括制度层面的职普学习成果的等值以及学生在两种类型学校之间的转学、升学，等等^②。国际上，因开展职普融通的目标不同，主要形成了以德国为代表的职普课程渗透式职普融通模式、以新加坡为代表的多元通道式职普融通模式以及以美国为代表的彻底融通式职普融通模式^③。我国当前职普融通的重要目标是探索职普协调发展，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但在现实推进过程中，职普融通面临多元障碍，要以大职业教育观推动职普融通^④。上述研究拓宽了职普融通的理论视域，但对职普融通的理解仅囿于类型教育的行动框架尚无法真正诠释新时代职普融通之于建设教育强国战略高位的深刻意涵，据此探讨的职普融通问题依然是基于教育谈教育，难以使职普融通焕发蓬勃生机。

鉴于此，笔者认为，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职业教育要在全面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中跨界共生发展，让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型，再从类型到理念，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常态内容和理念追求，努力开辟新领域、新赛道，塑造新动能、新优势。其中，尤为关键的是构建更加科学、合理的教育评价体系。对职普融通的理解要跳出教育看教育，即职普融通要超越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将其上升为一种理念，通过教育评价的价值重构，使职业教育在教育与生活中时时处处渗透融通。据此阐发

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职普融通的核心要义、特质表征、现实困境和突破路径，有助于职普融通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中的价值实现。

二、教育强国建设中职普融通的核心要义

任何一项研究，首先要进行理论定位——要研究什么，即回答的首要问题应为“是什么”，没有清晰的“是什么”作支撑，难以启动“为什么”“怎么做”等一系列程序。探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的职普融通问题，关键要对职普融通进行阐释。在我国，职普关系伴随特定时期对二者地位、功能等的不断认识发生变革，因此，职普融通是一个发展性概念，对其核心要义的诠释必须置于发展的语境之中。

（一）从“普职融通”到“职普融通”：概念变迁中的要义概说

从概念的现象发生学看，2020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关于“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论述中首次出现“职普融通”概念，提出“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⑤。此后的政策文本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都采用职普融通这一表述。此前，无论《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等重要政策文件中，还是在具体的办学实践中，采用的表述均为普职融通。虽然国家政策文件尚未对职普融通予以明确界定，但从普职融通到职普融通，不仅是简单的、随意的主语对调，显然，职普融通具有更为深刻的涵义。

从表层看，职普融通的表述凸显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强化教育强国建设中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时代紧迫感，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能支撑。按照汉语言的表达方式，在两者或两者以上关系的表达中，会依据主体重要性程度呈现先后次序。在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发展关系中，无论在制度根基层面还是在观念根基

① 李玉静、岳金凤：《推进职普融通：内涵逻辑、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33期。

② 申素平、马钰：《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法〉实施》，《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3年第3期。

③ 匡瑛、李欣泽：《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高中阶段职普融通的三大主流模式》，《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④ 曾天山：《以大职业教育观推动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职教论坛》，2023年第1期。

⑤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eqid=cbe773d9009715c000000002645983bd。

层面,普通教育长期处于更重要位置的事实无可争议,因此,普职融通的表述更符合这一语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肩负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前途广阔、大有可为^①。职业教育的时代重要性得到极大彰显,职普融通代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关系发展的新方向,表达了人们对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教育强国建设重要性的群体认同和美好期待。

从深层看,职普融通涉及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大领域,普通教育如果“完全指向升学预备而缺乏任何职业准备的发展思路,与当前世界范围内所提倡的全民职业技术教育追求相背离”^②。因此,普职融通强调在普通教育中融合职业教育,而不是视二者为殊途,其实施对象重点是普通高中^③。职普融通愈加强调职业教育中要融合普通教育,说明职业教育作为培养某一专门技术技能为功能定位的终结性教育已不合时宜,旨在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提升其吸引力,其实施对象侧重职业学校。在高中阶段,职普融通更加强化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教育地位,使其不再是单纯地传授技术技能的职业教育,而是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的基础教育^④,注重综合职业能力的培养,关注学生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在高等教育阶段,职普融通强调充分借力普通高等教育的学术性优势,注重高阶知识与高层次技术技能的融通,使职业专科教育培养的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和职业本科教育培养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既要有理论知识的宽度、专业知识的厚度,还要有技术技能的深度,推动职业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成为建成教育强国的重要力量。

(二)从“层次”到“类型”:职普等值追寻中的要义诠释

职普等值是实现职普融通的前提,也是新时代职普教育评价改革的重要价值追寻。职普等值指学生在接受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后,在自我实现、社会认可、未来发展空间与机会等方面显示出相近的意义或价值^⑤。当职业教育仅停留在层次教育时,较难认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是等值的,或这种等值性难以被社会接纳。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篇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⑥。这是国家在制度层面首次明确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它背后所包含的观点是,职业教育不是专门满足无法继续接受普通教育的学习者求学需求的补充性教育,而是在社会、经济与个体发展中具有独特功能的一种教育,它是可供学习者选择的多种教育路径中的一种”^⑦。2022年5月1日,新修订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类型地位予以法律确立,职业教育实现了从“层次”到“类型”的身份转变^⑧。这一转变的重要意义在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处于平等地位,二者是等值的,类型属性定位提出职普教育纵向流通顺畅和横向交叉互融的新期待^⑨,为职普的双向融通提供了平等对话的基础。即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决定了职普融通是同等地位下两种教育类型的等值融通,不是“层次不一”的不等值融通^⑩,赋予新时代职普融通更为丰富的内涵。

1. 职普融通的范畴得到提质扩容

基于层次教育的职普融通,更多是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融通,而上位的高等职业专科

①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https://www.gov.cn/zhengce/2021-10/12/content_5642120.htm。

② 刘丽群、彭李:《普职融通: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整体趋向》,《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3年第5期。

③ 俞启定:《论普职融通实施的落脚点在普通中小学》,《中国教育学刊》,2019年第3期。

④ 徐国庆:《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转向:类型教育的视角》,《教育研究》,2021年第4期。

⑤ 刘丽群、刘家伟:《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普职融通困难的原因分析》,《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5年第2期。

⑥ 《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

⑦ 徐国庆:《确立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根本需要》,《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年第1期。

⑧ 朱德全、石献记:《从层次到类型: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百年》,《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

⑨ 祁占勇、王晓利:《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科学内涵、动力之源与路径选择》,《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

⑩ 李政:《职业教育类型属性下的普职融通:特点、使命与行动》,《职教通讯》,2020年第9期。

教育与普通本科教育之间因层次不对等较难实现融通。当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地位得到确立后，职普融通打破了层次限制，上移到高中教育阶段以上，包含职业高等教育（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之间的融通；下渗至高中教育阶段以下，可以在中小学开展职业启蒙教育、劳动实践教育，等等。职业教育类型地位的确定使职普融通范畴扩展到教育的全学段，是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全学段的渗透融通。

2. 职普融通的领域获得拓展延伸

基于层次教育的职普融通，其融通的领域受一定教育阶段典型特征的影响，是赖以组织的资源融通，即中等职业学校和普通高中之间的资源融通，主要表现为课程互选、师资互派、教材互荐、硬件互享、活动互办等，但这些融通在实践中是表层的，甚至只是两个组织间基于某些外部要求或规制的部分要素交换。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职业教育在国家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中承担区别于普通教育的职责和任务，每年为国家培养千万左右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①，两类教育存在内在关联性和融通性。当然，职业教育问题的复杂性、职业教育事业的全局性、职业教育成效的长期性，意味着职普融通需要依靠全盘的观察、整体的思考、系统的设计^②。因此，基于类型教育的职普融通是拓展赖以组织资源融通的全领域融通，涉及教育机构、教育内容、学习者以及相关重要办学主体等多方面、多样化、深层次的渗透融通，最终落脚于“根据不同受教育者的兴趣和学习需求，设计出个性化和多样化的培养通道，为学生的发展提供更多元化的选择空间”^③。

3. 职普融通的环节走向系统协同

从层次到类型，职普融通的含义变革体现在融通环节。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教育类型，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工程，基于类型教育的职普融通环节是系统性的。起点环节的职普融通

强调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招生、录取等入口维度的平等性；过程环节的职普融通注重时间的灵活性和选择的机动性，给予两类教育灵活、多频次的横向、纵向交叉衔接沟通；终点环节的职普融通强化人才选拔制度的协调沟通，建立与普通高考制度并行不悖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选拔机制^④，接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学生皆可相对自由地选择在任一通道中实现学历、素质、能力的提升，“让不同禀赋的学生为自己的未来职业发展找到适合的教育，找到适合自己发展的途径和空间”^⑤。

（三）从“类型”到“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中的要义新解

确立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基本定位，实现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程序等值、形式等值和实质等值，但公众在感知上对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性存在显著差异。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要真正实现深度渗透融通，推动职业教育“叫好又叫座”^⑥，加快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仅停留在类型教育的场域还远远不够，其内涵和外延应更为广泛深刻。新时代职普融通的教育强国战略，即要超越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将职普融通上升为一种理念，以人民为中心，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逻辑，使职业教育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常态内容和理念追求，在教育与生活中时时处处渗透融通。

具体而言，教育本身没有界限，无论职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都是对人的塑造。超越职业教育类型的定位旨在突破教育类型边界，是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职普融通的基本前提。这一生动的理解主要来自对教育强国建设本质特征的追溯。教育强国的本质特征，即通过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一个教育综合实力和服务能力强大的国家，构建全体人民普遍享受优质基本公共教育服务的教育制度和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⑦。全体人民普遍享受教育，即强调终身教育、终身学习，注重建

① 《我国建成全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 每年培养 1000 万左右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http://www.moe.gov.cn/fbh/live/2022/54487/mtbd/202205/t20220525_630302.html?ivk_sa=1023197a。

② 石伟平：《全面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革，加快推进教育强国建设》，《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12期。

③ 冯朝军：《新时期我国构建职普融通教育体系的策略研究》，《职教发展研究》，2023年第2期。

④ 朱德全、杨磊：《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历史逻辑与伦理向度》，《高等教育研究》，2022年第5期。

⑤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不断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专访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http://www.moe.gov.cn/jyb_xwfb/xw_zt/moe_357/2023/2023_zt05/zjsy/202305/t20230511_1059244.html。

⑥ 张浩：《共同行动推动职业教育“叫好又叫座”》，《中国教育报》，2023年6月20日。

⑦ 陈子季、高书国：《迈向教育强国》，《中国教育报》，2017年11月23日。

立面向人人的终身教育体系和人人学习、处处学习、时时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在此背景下,职普融通锚定终身教育和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建立,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使职业教育面向人人、面向实践、面向终身^①,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超越物理空间界限,走向物理空间、活动空间和兴趣空间的三维融合。

职普融通上升为一种理念,使职业教育在教育与生活中时时处处渗透融通,是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职普融通的价值旨归。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职普融通,遵从“跳出来”的战略思维,即“跳出”职普融通看职普融通,“跳出”教育看教育,做到视野在外、目标在内。一方面,突破层次、类型二维向度的职普融通,把职业教育真正融入教育和生活,形成基于共生单元和共生环境的共生范式,使之成为教育发展的常态内容和理念追求。另一方面,理念化的职普融通是一种精神或境界存在,境界形成氛围,氛围感染处于环境中的个体与群体,促动产生群体合意倾向,形成对职业教育的群体感知认同。

三、教育强国建设中职普融通的特质表征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普融通超越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上升为与教育、生活时时处处渗透的理念,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对时代特征的把握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新时代的职普融通,助力在教育强国建设实践中探寻推进职普融通的有效路径。

(一) 本质特征:指向人的发展的完整性

教育强国建设要求以人民为中心,办人民满意的教育,以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支撑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本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本质上是以全体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②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逻辑起点是人的现代化,中国式

教育现代化必须前提性地思考人的现代化^③,其亟须完成的首要任务是形成对人的认识与教育目的观的价值转型。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的职普融通,本质诉求在于打破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隔离不平衡状态,从培养单向度的“职业人”“知识人”的泥淖中解放出来,破解人的发展的不完整性 and 片面性,实现各自的现代转型^④。可以说,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职普融通的本质诉求是为了培养人,培养强国建设需要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表征指向人的发展的完整性的本质特征。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虽属两种教育类型,但并非相互割裂,都可视为教育的同系物,应具备共同的基本属性,凡不具备这种属性的社会活动形式,均不应视为教育^⑤。教育作为有目的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职能,是教育的本质所在,这决定了人的问题是教育的中心问题,决定了人是教育的最基本的着眼点;教育的直接目的是满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教育的最高目的”^⑥。因此,教育首先面对的是“人”的教育,人本性是教育的根本属性,真正的教育必然是“成人”的实践活动。从这一意义看,把职业教育狭隘地定位为单纯培养技工或技术人才的“就业教育”本身与教育之于“人的完型”的终极目标不符;同样,普通教育仅仅徘徊在学科知识的“象牙塔”中,只是培养所谓有知识的人,忽略了学生对真实世界的全面认知^⑦,与现代社会脱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也是建设教育强国的核心课题”^⑧。一方面,教育强国建设需要人才引领驱动,“成人”方可“成才”,人才的核心前提是“成人”,即“完整的人”,是一种基于教育、生活、实践三重逻辑的目标追求。新时代职普融通正是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相互渗透融通中达成这一目标

① 董刚:《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三大强国建设》,《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12期。

② 胡鞍钢、王洪川:《中国式教育现代化与教育强国之路》,《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1期。

③ 秦玉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内涵分析与战略设计》,《教育发展研究》,2023年第3期。

④ 张桂春、卢丽华:《职普融通的教育理念与实践:基于公民素质培养的视角》,《教育科学》,2014年第5期。

⑤ 廖策权:《教育性和职业性是定位职业教育本质的应然视角》,《教育与职业》,2017年第3期。

⑥ 瞿葆奎:《教育基本理论之研究》,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1页。

⑦ 郝云亮:《新职业教育法背景下普职融通的必要性、现实意义和实现路径》,《当代职业教育》,2022年第3期。

⑧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305/content_6883632.htm?device=app。

理念与实践追求，超越职业教育技术技能教育的狭隘性，破除普通教育与实践生活的藩篱，致力于“人的完型”。另一方面，新时代职普融通超越类型教育定位，以职普融通理念彰显教育之于个体、学校、社会、生命的理性逻辑，在培养“学校人”与“职业人”中彰显职普融通的工具性向度，在培养“社会人”与“生命人”中彰显其人文性向度，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合共生中体现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促进人、社会、职业、技术和教育在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中实现跨界融合、和谐共生^①。总之，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职普融通在科学主义、人文主义、技术主义的多重形塑下，根本在于人的完满发展，指向人的发展的完整性。

（二）结构特征：开放、跨界与协同的有序格局

无论作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关系的集合体，还是作为超越职业教育类型的教育定位，上升至价值理念的职普融通实质都是作为某种共生系统生长，蕴含一种系统思维，反映职普融通系统结构的稳定性、协调性以及发生过程的规则性和连续性的一个范畴。新时代职普融通是一个复杂系统——超越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定位的理念系统，其中，系统结构的开放是职普深度渗透融通的基本前提，在系统开放中，通过创造条件，加强物质、能量与信息输入产生职普融通过程。系统结构中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使其能够横跨“职业域”“技术域”“教育域”与“社会域”，面向现代化发展的新技术时代，指向全境域的跨界融合共生^②；同时，职普融通是一种跨界，其整体跨越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大领域，并在跨界中融合超越领域空间走向理念共生。协同是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得以深度渗透融通的关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作为职普融通大系统中的子系统，存在系统自发的独立运动，同时受他系统对其的共同作用——存在职普系统之间关联形成的协同运动，这种协同作用使职普融通从无序变得有序，于混沌中产生某种稳定结构。因此，从结构特征看，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职普融通是系

统结构开放、跨界、协同形成的有序格局。

在教育强国的教育体系中，各种类型的教育彼此开放，通过对其他类型教育特色、优势的学习、吸纳，实现自身创新和高质量发展^③。首先，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的职普融通在结构特征上具有开放性。在开放的状态下，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资源共享和理念借鉴^④，使教育真正面向所有人和所有人的一生，使其能够惠及更多人，为每个人提供人生出彩的机会。其次，职普融通重点在“融”，结果是“通”。教育强国建设需要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优势互补、交叉渗透。“通”的根本在于存在一个“立交”体系，这一体系不仅指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内部，而且跨越教育、人、生活、生命的全部，指向生产、生活和生命的自在、自为与自觉，即全息性融通，具有“时空统一性与万法归一性”^⑤，既有对层次结构职普融通范型与类型教育职普融通范式的延续，也回应教育强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在历史与现实的辩证统一中，增强新时代职普之间的实质性融通，为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注入澎湃动力，增强教育的创造性和竞争力。最后，新时代职普融通是复杂的秩序存在。其中，协同是推进职普融通走向有序的充要条件。开放导向跨界，跨界需要协同，职普融通需要主体、要素以及功能的整体协同，在开放、跨界、协同的过程中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向互认与融合共生。

（三）内容特征：高质量发展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建设教育强国，要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一首要任务，既要推动教育本身的高质量发展，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各级各类教育的生命线，又要以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⑥。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普融通既是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举措，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倍增效应的有效路径。因此，新时代职普融通在内容上是高质量发展与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统一。

① 朱成晨、闫广芬：《精神与逻辑：职业教育的技术理性与跨界思维》，《教育研究》，2020年第7期。

② 朱德全、熊晴：《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理路：价值与路向》，《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③ 许建领：《职普融通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实现》，《教育研究》，2023年第6期。

④ 陈鹏：《职业教育：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光明日报》，2020年12月25日。

⑤ 朱德全：《新文科时代教育学一流学科建设的理论逻辑与学科范式》，《教育研究》，2023年第5期。

⑥ 《央视快评：加快建设教育强国 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8/202305/t20230531_1062116.html。

一方面,新时代职普融通之于教育而言,强调通过职普融通推动教育高质量发展,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其一,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价值追求^①,建设教育强国必须进一步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新时代职普融通立足教育的人民立场,尊重教育规律和学习者身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性,超越类型教育场域,面向人人,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互融互通,为每一个体的阶段性发展提供适合的教育,满足人民对更好教育的期盼。其二,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基于动态逻辑的更加公平、更加全面、更加协调与更加可持续的满意性发展,是人们对教育发展状态的价值期待,彰显“好”的教育本质特征^②。新时代职普融通既维护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的公平,又注重不同受教育者的公平;既注重职普教育的协调发展,又观照教育和受教育者的全面可持续发展。同时,职业教育要更加公平、全面、协调以及可持续地融入教育与生活,成为教育生态运行中的常态内容和理念追求。其三,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系统性跃升,职普融通是促成质变“三大融合”^③的力量之一,将职普融通置于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之首,更加凸显其助推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新时代职普融通之于高质量发展,强调以推动职普融通为关键,在全面彰显教育的社会职能过程中服务高质量发展,把服务高质量发展作为建设教育强国的重要任务。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推进职普融通,使职业教育从层次到类型,再从类型到理念,能够源源不断地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匠,提升职业教育对高质量发展的支撑力、贡献力,真正渗透融通到教育与生活的方方面面,主动适应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发展过程,实现与其他社会现象、社会活动的跨界共生。

四、教育强国建设中职普融通的现实困境与评价痼疾

职普融通是中国教育事业迈入教育强国建设新

征程中关于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关系的新论断、新定位、新方向,是新时代职普关系向协调性、适应性形态发展的突破点。就职普融通的核心要义和特质表征而言,在建设教育强国重大战略中的重要价值是显在的。但在实践过程中,我国职普融通仍存在多维困境与评价痼疾亟待破解。

(一) 观念束缚:职业教育陷入认知怪圈

职普融通需要良好的观念支持,受“重普轻职”和“轻视技能”传统观念的影响,职业教育长期陷入被“矮化”为“次等教育”、被“窄化”为“就业教育”的认知怪圈,这是阻碍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渗透融通较为关键和根本的因素。

延续千年的中国古代教育历程表明,自夏商周时期职业教育走进“官学”始,因受“学而优则仕”“君子不器”“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等观念的影响,在以培养统治人才为目的、研习经史之学“正统”学校教育面前,职业教育并未获得与其推动中国社会实际贡献相称的“显性地位”^④。由于所受教育与将来所从事工作以及与之相应的社会地位的密切联系,中国传统文化中“劳心、劳力”的观念,影响人们对职业教育的选择意愿。通过2021年人民智库开展的“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与评价调查研究”结论看,在政策利好与舆论发酵的双重影响下,公众高度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有85.74%的受访者关注职业教育的相关话题,其中,54.87%的公众表示非常关注;但关注并不等同于认可,有77.44%的受访者表示,只有当职业教育较普通教育具有明显优势,或孩子成绩不好、家长无能为力时,才会选择让孩子接受职业教育^⑤。在观念认知层面,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不对等尚未发生根本转变;在实践中,普通教育对职普融通的热情通常低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无法被客观看待,职普融通也并未得到家长、学生的广泛认可,普通教育仍是家长与学生的首选,职业教育依旧被视为普通教育的“托底教育”^⑥,这些观念造成职普融通的不均衡、不深入发展。因此,观念认知层面对职业教育的偏见,在思想根源上束缚了职业教育

① 刘旭东、屈源:《论教育质量话语创新与教育高质量发展》,《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

② 王志远、朱德全:《职业教育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证成与发展路向》,《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2期。

③ 三大融合力量: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④ 方展画、刘辉、傅雪凌:《知识与技能——中国职业教育60年》,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页。

⑤ 张凡:《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与评价调查》,《国家治理》,2022年第9期。

⑥ 张蔚然:《普职融通:内涵、挑战与实践路径》,《教育家》,2021年第33期。

与普通教育渗透融通的可能与可为。

（二）制度瓶颈：国家资历框架供给滞后

按照新制度主义代表道格拉斯·C. 诺思的理解，“制度是一些人为设计的、形塑人们互动关系的约束”^①，它是提高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及分配公平性的根本动因。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背景下，职普融通作为一种超越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定位的理念追求，在蓄势储能的过程中，离不开关键制度的供给。职普融通的关键制度作为促进和保障职普深度渗透融通诸多制度设计中的关键，其供给的薄弱、滞后会使制度无法发挥应有效能，阻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深度融合及长效发展。笔者认为，从现有的制度设计看，建立国家资历框架制度作为实现职普融通的前提，是职普融通诸多制度设计中的关键，其供给的薄弱阻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向奔赴”。

国家资历框架作为实现各级各类教育及培训体系内部协调贯通的需要，是一种世界性行为，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等都有相对成熟的资历框架建设的基本制度体系。事实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间衔接和融通的本质，是“资历要求”之间的认可、衔接与融通，职普融通不是两类教育中的受教育对象随时转学到另一端，而是建立二者双向认可的标准，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定位和资历标准，建立具有可比性的人才培养的“出口标准”^②。目前，我国资历框架建设尚处于以倡导、号召为形式勾勒愿景的探索阶段，对于资历框架的制度安排缺乏组织建设型、能力建设型、激励型等政策工具^③，存在“政策空传”现象^④。尤其在学分体系的建设、学分转换机制的建立、学习成果的判定以及相关标准的研究与实践方面，我国滞后于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⑤。由此导致职普教育之间难以实现职业资格、学历、职业技能等级、学习成果之间的认可、转换与储存，一定程度堵塞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交叉融合的通道，阻碍了“学校世界”与“工作世界”的沟通。

（三）思维局限：缺乏共生逻辑系统思维

系统性思维是把物质系统视为整体加以思考的

思维方式，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系统论的问世，系统思维已成为人们认识复杂系统的重要思维方式^⑥。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普融通是职业教育与教育和生活相依相存、跨界协同、共生共生的理念，需要职业教育通过教育“自系统”，横跨社会生活“他系统”，共生而成职普融通“超系统”^⑦，在渗透融通“超系统”的过程中彰显教育强国建设中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面对新时代职普融通这一跨界协同的复杂性“超系统”，亟须以系统性思维观照其结构、要素和功能，使其实现全领域、全方位、全过程、全员渗透融通。但从目前职普融通的实践看，我国职普融通尚存在一定的思维局限，缺乏共生逻辑的系统思维。

1. 缺乏职普融通的整体性反思

系统性思维强调发展的全局意识，不仅要注重某一系统的单边式发展，而且要观照其与其他系统的协同式发展。新时代职普融通可以在具体内容环节更加侧重教育系统内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渗透融通，但在思维上不能局限于教育“自系统”，应跳出教育系统自身，超越职业教育类型教育定位，从更大的系统出发把握职普融通，使职业教育在教育与生活中时时处处渗透融通。然而，当前职普融通无论在顶层设计层面，还是在理论研究领域，抑或实践跟进过程中，都是基于教育类型场域进行统筹推进，主要观照教育系统这一复杂的系统体系，实际上形成的教育系统内部联结机制，对职普融通的结构矛盾、关系性矛盾以及价值性矛盾的审视与调和不足，职业教育真正“面向一切人人、面向人人的一切”的生动局面尚未生成。

2. 职普融通系统要素孤立运行，弱化其合力效应

新时代职普融通的复杂性在于，一方面，主要由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两种教育类型系统构成并相互影响；另一方面，嵌套于社会生活之中，各子系统之间互融互通。但在实践中存在各系统孤立运行的现象，主要表现在教育系统的普通教育对职业教育融通的热情不高，在课程、教学和教师三大人才培养的核心环节尚未真正贴近职普融通的现实需

① [美]道格拉斯·C. 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杭行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年版，第3-4页。

② 赵志群：《加快推进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建设》，《中国教育报》，2023年3月10日。

③ 林玥茹、石伟平：《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困境的成因与突破》，《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22年第4期。

④ 李瑞昌：《中国公共政策实施中的“政策空传”现象研究》，《公共行政评论》，2012年第3期。

⑤ 祁占勇、刘丹：《国家资历框架立法的现实诉求及其立法思考》，《江苏高教》，2021年第3期。

⑥ 彭漪涟、马钦荣：《逻辑学大辞典》，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第640-641页。

⑦ 朱成晨、闫广芬：《农村职业教育跨界发展的思维范式：系统性思维》，《贵州社会科学》，2020年第6期。

要,也未全面认识职普融通这一跨界系统的整体效益与价值机理。同时,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他系统”的融合度不高,职业教育尚未彻底走向职业需要、技术需要以及生活需要,弱化了职业教育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和建设教育强国中的重要支撑作用。

(四) 评价制约:传统评价导向固化影响

“在教育作为评价对象的意义上,我们事实上已经迎来一个普遍关注、珍视教育价值和普遍对教育本身展开价值评判的时代。”^①评价指挥棒让一切教育现象和问题与教育评价发生关联,“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②。正因如此,评价成为各个时代教育改革的终极方案和最后一里路^③。新时代职普融通在很大程度上受传统评价导向的固化影响,尚未建构包括评价理念、评价内容、评价过程在内的科学评价体系,制约其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中的价值实现。

评价理念作为评价主体关于评价与评价价值的认识与观念,直接影响评价主体的评价实践和结论^④。目前,只重结果、不重过程的评价理念是制约职普深度融通的主要症结。作为职普融通的关键性制度设计,高考是最重要、最直接、影响最深远的评价制度,对于职普融通的有效开展发挥关键作用,高考评价制度甚至直接决定职普融通开展的深度。在高考评价指挥棒下,学生、学校、社会以高考录取率作为最终评价指标,由此造成评价理念上的偏差,使职普双向融通中的普通教育端对于职业教育相关内容的渗透融通被动接受、象征性执行^⑤。

在合理评价理念的基础上,选择评价的内容是扭转传统评价导向的关键。《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深化职普融通,健全职业教育评价。但在现有的各项评价中,依然侧重学历、学术导向,对职业资格、技术技能等职业教育的关键指标关注不够,缺乏与职普融通配套的评价内容设计,尤其是用人单位在对待职普教育时存在“双重标准”,使职普教育难以真正相融相通、互学互鉴,职普融通的实质性被极大压缩。

评价过程是评价实施的重要环节,决定评价能否真正落地。我国职业教育评价存在明显的“机械主义”和“拿来主义”倾向,过度依赖以普通教育的评价范式和制度设计开展职业教育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存在“标准化”“一刀切”问题,导致职业教育评价与普通教育评价存在同质化或趋同化现象^⑥。我国在国家层面尚未真正建立适合职业教育办学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的高考评价制度,由此使职业教育内部上升通道不够顺畅,影响职业教育端的“虹吸力”。职普融通在这一评价环境下缺乏内生动力,开展职普融通实践的精力与热情较为有限,这也是当下职普难以真正实现融通的重要原因。

五、新时代职普融通教育强国战略的实现路径与评价改革赋能

从教育大国到教育强国是系统性跃升的过程,职业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大有可为、大有作为,推动职普融通是建设教育强国的创新之举。职普融通在实践中面临的上述困境,阻碍职普融通在新时代教育强国战略中的价值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普融通的背景下,应围绕职普融通实践中的痛点、难点,从文化再塑、制度重构、思维进阶以及评价引领等多方面形成合力,推动职普融通取得新突破,实现其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重要价值。

(一) 文化再塑,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和吸引力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和任何人作为一名社会成员而获得的能力和习惯在内的复杂整体”^⑦。观念作为长期生活在同一文化环境中的个体形成的较为一致的观点和信念,是文化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我国职普融通现实困境的思想根源,即在社会文化观念层面,职业教育处于边缘地带和弱势地位,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关系不对等。要高质量实现职普融

① 刘远杰、霍少波:《迈向教育评价时代:潜在风险及其防控》,《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19期。

②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https://www.gov.cn/zhengce/2020-10/13/content_5551032.htm。

③ 李政涛:《把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深化到“评价能力”的提升那里去》,《中国教育学刊》,2020年第12期。

④ 孙杰远:《教育治理现代化的本质、逻辑与基本问题》,《复旦教育论坛》,2020年第1期。

⑤ 苏菁菁:《职普融通要“双向奔赴”不要“单相思”》,《科技日报》,2023年2月24日。

⑥ 匡瑛、井文:《深化职业教育评价改革的逻辑起点、实践痛点与出路要点》,《教育发展研究》,2022年第Z1期。

⑦ 庄锡昌、顾晓鸣、顾云深:《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99页。

通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战略价值,就要通过文化再塑,提升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吸引力。

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是其获得其他教育类型及各种社会支持系统认可和尊重的程度,这是职业教育获得尊严的重要途径之一^①。总体上,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缺乏良好的社会文化土壤,短期内较难完全改变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刻板印象,需要一个渐进的文化再塑过程。同时,提升吸引力是我国职业教育领域面临的一项重大挑战,更是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当务之急^②。社会认可度和吸引力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通常认为学生及家长对职业教育的态度是判断职业教育吸引力的根本标准,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实质在于提升学生和家長主动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③。

因此,要不断进行文化再塑,提升社会对职业教育地位及其身份角色的认同,加大选择职业教育的意愿。有观点认为,提升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需要面向公众普及职业教育的类型教育属性^④。但事实上,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最根本的是确立类型教育定位后,职业教育自身的办学质量能否得到提高以及对于选择了职业教育的人能够获得哪些实质性的“收益”和同等发展的机会,是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认可与否的关键指标。为此,基于矛盾分析法,要真正提升社会公众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以及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从根本上看,要持续改善职业教育办学条件和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同时,教育强国的建设离不开高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建设技能型社会,切实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薪资待遇,畅通其学历提升通道,宣传其价值性、符号性收益和良好的职业发展前景,彰显“人人出彩、人人皆可成才”的教育理念和文化氛围,引导社会文化转型,转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误解,为职普融通创设良好的文化生长环境,使职业教育成为各类教育的常态内容和理念追求,在教育与生活中时时处处渗透融通。

(二) 制度重构,构建职普融通的国家资历框架

制度的重要性在于提供一种可供社会遵循的、普遍的、共同的规则,告诉人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以及进一步引导人们怎么做^⑤。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普融通的扎根推进需要制度建设的保驾护航,尤其是关键制度建设在其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新时代职普融通的痛点、难点提供关键性的制度保障。基于上述分析,应通过建立与职普融通相匹配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为破除“唯文凭”的顽瘴痼疾以及为职业教育“正名”提供制度可能,推进职普教育深度渗透融通。

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职普融通作为一种理念追求,强调职业教育与教育和生活的时时处处渗透融通,体现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战略思维。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意味着转变“一次性”教育观念,旨在打通教育壁垒,实现教育学习通道的交叉融通,构建四通八达的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网络^⑥。在制度层面,要推动职普融通教育强国战略价值的实现,关键在于根据知识、技能和能力(素养)的要求,建立与职普融通相匹配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将所有被认可的资历,即各级各类学习成果,包括教育文凭、职业资格等级证书、职业经历等,进行系统整理、编制、规范和认可,搭建连续性、开放性、结构化、科学性的衔接沟通桥梁,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习成果等级互换关系,实现不同教育类型和工作技能的可等值、可对比、可沟通、可衔接。为深化新时代职普融通的路径设计,为实现职普融通提供外在保障,核心逻辑是建立超越特定区域以及区域内特定领域局限的,以学分转化系统为参照的国家资历框架制度。通过学分实现不同教育和学习活动的衔接和互通,规范职普教育和培训的内容,从而使学习者能够根据自身特点及需要,获得个人发展需要的能力,选择适合自身和社会的学习及发展道路^⑦,使职业教育真正走进教育与生活,并与之深度渗透融通。

(三) 思维进阶,遵从融合共生的系统思维范式

系统思维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能

① 刘兰明:《论职业教育的尊严》,《中国高教研究》,2015年第2期。

② 林克松、吴娜梅:《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人民至上逻辑》,《职教发展研究》,2023年第2期。

③ 石伟平:《用“发展”的眼光看职业教育吸引力》,《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22期。

④ 《普通教育是首选,职业教育是“无奈之选”,普职融通难在哪?》,http://www.iqdedu.com/2021/0911/40586.shtml。

⑤ 李玉静、岳金凤:《推进职普融通:内涵逻辑、现实困境与突破路径》,《职业技术教育》,2022年第33期。

⑥ 王洪才、田芬:《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原则·过程·路径》,《教育学术月刊》,2019年第6期。

⑦ 文雯:《中国特色国家资历框架构建:一种制度构想》,《中国高等教育》,2019年第8期。

有效协同整体和部分，具有整体性、关联性、动态性等特点^①。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推进职普深度融合，要从战略高度把握职普融通的价值实现，以问题为靶向，遵从系统性思维范式，推动职普融通高质量发展，助力教育强国建设。

一是强化职普融通的整体性系统思维。整体性是系统的本质属性，但系统的整体不是各部分的简单相加，而是部分有机结合的统一体。推进职普融通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实现，要打破单一的、孤立片面的思维定式，运用整体性系统思维，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社会生活内部各要素之间形成共融共生的融通态势，并不断推进完善职普融通的体系建设和内容建设，实现职普融通从“区域样板”走向“整体新常态”。二是确立职普融通的关联性系统思维。在考量和应对职普融通实践难点时，要善于把握职普教育系统内外部各元素之间的关联性，精准把握职普融通的内在结构性、层次性以及规律性，为突破困境提供系统的优化措施。因此，要坚持关联性系统思维，协调好职业教育在各类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家庭教育中的逻辑关系，协调好职普融通大系统内外各组织之间的关系，使职业教育面向人人，以“人人发展、发展人人”为根本出发点，实现人与教育、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处^②，真正成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的常态内容和理念追求。三是树立职普融通动态性系统思维。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论的观点，静止是相对的，运动是绝对的。任何系统都处在绝对的运动之中，职普融通作为共生融通的系统存在，总是处于变化之中，即新时代职普融通是不断向好的动态推进过程。因此，要推动职普融通在教育强国建设中的价值实现，必须遵从动态性系统思维，不断发现并解决职普融通过程中涌现的各类问题，合力采取多重创新举措和建设方略，紧跟新时代教育强国建设步伐，提高其适应社会和教育对象的双重适应性^③，努力实现职普融通

协同育人，为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

（四）评价引领，扭转传统评价固化导向功能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体制改革。”^④这一论断首次提出教育评价改革具有牵引功能，科学定位了教育评价改革在教育综合改革中的“牛鼻子”地位^⑤。没有评价的指向与引领，职普融通就无从落地，要加强职普融通的顶层设计和统筹规划，充分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通过教育评价改革赋能新时代职普融通教育强国战略。

第一，职普融通教育强国战略的实现路径需要纠正既有不合理、有失偏颇的评价理念，实现评价理念的转向。实现职普融通评价理念的科学转向，要明晰职普融通评价与如何认识职普融通评价的价值。职普融通评价是基于职普渗透融通生动场面的新型评价，注重评价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职普融通评价的价值在于赋能职普融通。因此，建立科学的职普融通评价理念，需要强化过程性、发展性评价理念，特别是在职业教育端，重点关注对职业认知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评价，继而在“职业认知”与“数理和语言认知”能力之间建立可比性^⑥，推动实现职普等值和融通。

第二，推进新时代职普深度融合，要进行评价内容的配套完善。新时代职普融通的根本目标是以职普协调发展助推实现人的完整全面发展，因此，在评价内容上，不能只强调普通教育的指标，还要重新审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发展的要素内容。无论职普融通的起点、中点还是终点，教育评价的内容都需要重新认识人的存在，都要对人这一“完整体”的成长和发展所具有的普遍价值与意义进行再认识。从职普融通中切实建构重实绩、重贡献、重能力、重质量的匹配型评价改革赋能机制，打破此轻彼重的“双重标准”。

第三，要强化职普融通评价过程的规划设计，

① 黄宁花、禹旭才：《系统思维视域下高校课程思政建设的价值意蕴、实践反思与优化路径》，《高校教育管理》，2022年第5期。

② 朱德全：《职业教育统筹发展论》，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9页。

③ 郭璇瑄、陶红：《数字经济赋能职业教育适应性研究》，《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

④ 《习近平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https://m.gmw.cn/baijia/2021-03/10/34675754.html>。

⑤ 张宁娟、燕新、左晓梅等：《构建科学的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评价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学习研究之七》，《教育研究》，2022年第7期。

⑥ 赵志群：《建立以职业能力评价为核心的学业评价制度，保障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和教育强国建设水平》，《职业技术教育》，2023年第12期。

完善职普同批次并行招生的职教高考制度^①, 改变因筛选性选拔机制与资源差异化配置导致的职普割裂。在教育强国建设背景下长效推进职普融通, 要承认社会人才类型的多样化, 依据类型性、包容性、开放性、适应性、自主性、标准化特点^②, 建立以“文化素养+职业技能”为主要内容, 与普通高考并行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③, 积极探索两类

高考双向融通的接口, 把职业教育内容渗透普通教育, 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融通, 改革普通教育内容结构, 培养未来更能满足创新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科技人才^④。同时, 构建适宜职普融通的特色评价机制, 观照职业教育的特殊性, 探寻职普融通评价指标的契合点, 以更科学、更人性化的评价制度推动职普教育的“双向奔赴”。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Strategy of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and Empowerment Path of Evaluation Reform of Education

ZHU De-quan^{1, 2} WANG Zhi-yuan¹

(1.Center for Studies of Education and Psychology of Minor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

2.Faculty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Building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strategic deployment decided by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as a creative new idea put forward by the 20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the basis of previous practi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s a developmental concept. From integr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t highlights the importanc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general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aims to enhance the adaptability and attractiven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level” to “typ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s the equivalent of integration of the two types of education under the same status. From “type” to “concept”,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should go beyond the positioning of the typ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be upgraded to a concept, centering on the people, so that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be permeated and integrated in education and in real life anytime and anywhere. Its characterization points to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integrity of human development, the structural feature of openness, cross-border and synergy, and the content feature of the unity of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high-quality service development. The path of strengthening the country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needs to be empowered by the 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in the new era. However, in reality,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s still faced with the realities and evaluation problems of conceptual constraints, system bottlenecks, thinking limitations, and evaluation constraints, which impede the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for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The value of integra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in the strategy of a strong nation should be realized in the new era through cultural reshaping to enhance the recognition and attractiven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titutional restructuring to build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for integrating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thinking advancement to follow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paradigm of integrating and coexisting, and evaluation leadership to reverse the negative function of unscientific evalu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General Education ; the Strategy of Building a Powerful Nation of Education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 Education Evaluation Reform

[责任编辑: 曹晶晶]

[责任校对: 王文秋]

① 祁占勇、鄂晓倩:《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与技能强国之路》,《民族教育研究》,2023年第2期。

② 孙善学:《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的思考与建议》,《中国高教研究》,2020年第3期。

③ 朱德全、杨磊:《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使命》,《中国电化教育》,2022年第1期。

④ 徐国庆:《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键制度的职业教育高考》,《教育研究》,2020年第4期。